

月光爱人



一个人的月亮

天使的水晶鞋

折翼蝴蝶

悬浮在空中的吻

留给情人的蓝雪花

附一：时尚姻缘

附二：姻言妙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爱人/张小娴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10
ISBN 7-5442-3250-6

I.月… II.张…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4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721 号

月光爱人

- 作 者 张小娴(香港)
责任编辑 罗小成 谢同洲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魏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250-6/I·712
定 价 22.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一个人的月亮

个人的生活，就是那个人的故乡……
月亮是一个人的内心的追寻，也是最私密的



不老的树

从小到大，一直渴望拥有一棵真的圣诞树，却从来没拥有过。也许，正因为未曾拥有，才会企求。

人与欲望之间有了那一点点的距离，那个欲望也因此恒久地闪耀，好像永远还有可能性，总有一天能够撷取。

我确曾拥有过一棵假的圣诞树。两年后，我已经厌弃了它。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年，跟一位好朋友同时买了房子，各自开始装潢，用的是同一个装修师傅。我们对他的唯一的要求是：工程一定要在圣诞节之前完成。

我们两个以前住的房子都很小，放得下自己和随身的家当已经很不容易，哪里还能奢侈地在家里放一棵真的圣诞树？等到我们努力工作，终于改善了居住环境。最微小的愿望，是想在家里布置一棵圣诞树。

结果，她赶及在圣诞节之前搬进新居，我却赶不及。

直到第二天，我才买了一棵高度跟我差不多的塑料圣诞树。我忘了当时为什么不买真的而买假的，也许是为了环保吧。买了圣诞树之后，我跑去百货公司买了一大堆彩球、丝带、星星等等的装饰品，还有一串会唱歌的小灯泡，然后回去兴奋地布置那棵圣诞树。

十二月下旬的那几天，我总喜欢晚上外出时把家里的灯全部关掉，只亮起圣诞树上的彩色灯泡。夜深了，当我开车回家，只要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我家的落地窗子前面有一棵一闪一闪的圣诞树，美得让我心软。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夜里，有一棵树等我回家。

可是，新年过后，把圣诞树拆掉和收藏起来的工作，原来是非常劳累的。到了第二年，我开始认真考虑还要不要布置圣诞树。终于，拖到十二月二十日，我才把圣诞树拿出来，随便布置了一下，为的只是重温有一棵树彻夜不眠等我回家的感觉。

这几年，没有再买圣诞树，真树也不敢买。我不想厌弃我曾经企求的东西，如同我以前厌弃其他东西。

梦想中的圣诞树，也许是比较美丽的。电影是编出来的梦，电影里的圣诞树就更美丽了。

九十年代的浪漫爱情经典《九〇男欢女爱》(When Harry met Sally…)里，圣诞树也扮演过一个伤感的角色。

哈利和莎莉在兜兜转转十年后，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那年圣诞，他们一起去买圣诞树。他抓着树梢，她抓着树杆，两个人有说有笑地把圣诞树从雪地上抬走。

后来有一天，他们情不自禁上了床。哈利很迷惘，害怕会破坏这段友情，他想当作没事发生。莎莉生气了，不再见他。

那年圣诞，她一个人回到去年那个地方买圣诞树。树太重了，她抱着树在雪地上踉跄跌了好几次，最后只好抓着树杆把圣诞树拖回去。

电影探讨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男人和女人到底是否可以成为好朋友？

而这部电影也很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戏中的一对男女既成为了好朋友，终究又发生了关系。

电影里最感动的一句对白，是哈利在除夕夜跑去舞会，告诉莎莉：“当你想和一个人共度余生，你只想余生尽快开始。”

你又想什么时候开始你的余生？

也许，有一天，你不会再问：“男人和女人到底是否可以成为好朋友？”如同你不会再问：“我应该相信男人的承诺吗？”、“两个人分手之后还可以成为好朋友吗？”你也不会问：“世上有永远的

爱吗？有不老的爱情吗？”

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有答案。即使有了，也会变更。你会否定你曾经深深相信的一切：比如爱情、比如承诺、比如永远。

我怎么知道明天的我要相信些什么呢？

在我的小说《流浪的面包树》里，程韵相信若能亲手在圣诞树顶挂上一颗闪耀的银星，便会带来幸福。终于，到了那一天，她攀上了梯子，在圣诞树顶挂上一颗星星。当她回转头来的时候，看到杜伟平站在下面，那双熟悉而又亲近的眼眸，灿灿亮亮，微笑着看她，等待她完成那个幸福的动作。

他爱上了她，只是，她惦念着的是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

我们所相信的一切会随着时日变改。

儿时，我相信有圣诞老人。他不来，只是因为我家没有烟囱。

德国名画家福克尔·克里格尔(Volker Kriegel)著的《断角鹿喔拉夫》书集里，善良的麋鹿喔拉夫有一双奇大无比的鹿角，常常被人欺负。后来，它断了一只角，遇上了独眼的圣诞老人，一人一鹿成了莫逆。它常用断角作船桨载圣诞老人月夜泛舟。

一天，喔拉夫的鹿角不见了，它郁郁寡欢。圣诞老人买了一双鹿角送给喔拉夫，自己也得到了一颗玻璃眼珠。圣诞前夕，喔拉夫和圣诞老人快快乐乐地出发去派礼物。

这是一个歌颂友情的故事。圣诞老人与喔拉夫不是一男一女，不用去探讨男人和女人到底是否可以成为好朋友。

友情毕竟比爱情简单，你不会渴望有一个朋友等你回家，却会渴求余生有一个你爱的人在窗前等你。

寻觅的过程，是多么的崎岖。

余生等你回家的又是什么？

在没有圣诞树的日子，等我回家的是一支比我高出半个头的座地灯。夜里，当我开车回家，只要抬起头，就可以看见窗前的一圈亮光温柔地等我回去。它是一棵不老的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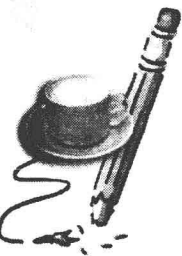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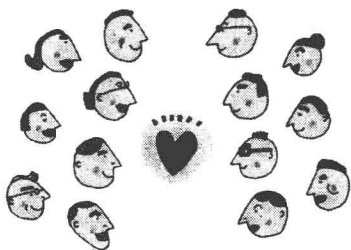
蓝色的星星

可有想过星星是蓝色的？

热恋的时候，男人承诺给你星星、月亮，他是你的太阳。后来，星星没有了，月亮不见了，太阳也消失了，只留下一声叹喟。

有没有读过加拿大女作家Michèle Lemieux的《星星还没有出来的夜晚》？这是一本儿童画册，一个小女孩在暴风雨的晚上思考了人生许多问题：无限的尽头究竟在哪里？我只能在这世界上存活一次吗？会不会我整个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梦？而梦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

常常，在无边的夜里，我们仰望苍穹上的星星，才知道自己不是做梦。星星是夜空的钻石，仿佛是永恒的。形容一个人年华老去，也有四个字——“鬓已星星”，这最后的星星，却代表了人生的短暂。



革命的甜心

一九九七年七月，我的长篇小说《三月里的幸福饼》出版了，故事里常常出现一种幸福饼，这种外形像蝴蝶结的饼干，里面藏着一张箴语纸，能够占卜命运。

看过小说的许多读者，不断来信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幸福饼？

很抱歉，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已经再没有看见幸福饼了。

第一次看到幸福饼，大概是一九九〇年吧。正如书里的角色一样，我是在中环云咸街一家印度餐厅吃到幸福饼的。每一次在那里吃饭，侍者会送上几块幸福饼，把幸福饼剥成两半，会发现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纸条。印着一行字。

所有的占卜，都是有点模棱两可的吧？箴上写些什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幸福饼的味道并不怎么样，是带点甜味的蛋饼罢了。否则，像我这么馋嘴的人，一定会把面前的幸福饼吃光。人若能够让肚子一直幸福下去，也就是交上好运了。

小说里，藏在幸福饼里的箴语，是我为故事而写的，说是为故事而写，大抵也是我当时的心情：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我们的爱和伤痛，是因为世上只有一个他。

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许多年后，那家印度餐厅已经搬走了，也再没有幸

福饼。我曾经在超市里买过一盒,后来再也找不到了。在外面随处可找到的幸福饼,在香港却没有流行起来。

多方打听之后,知道Starbucks在过年时送过幸福饼给顾客,于是,我把他们的存货都捧回来。剥开幸福饼的那一刻,同时也唤回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我曾经希望永远不要悲伤,那是没可能的。我只是不想不快乐。

然后,我发现时间也许并非真实存在。英国物理学家巴布雅在他所著的《时间的终结》一书里说,时间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测量工具。人的衰老,是物质生长的必然过程,时间和空间一样,只是见证其中。天下万物,无所谓现在或将来,也就无所谓永远。光阴的流逝,只是人类的幻觉。

那就是说,我在小说里杜撰的那些箴语,关于永远,关于未来和过去,全都是错的。我是一个糟糕的占卜师。

二十二岁之后,我已经没有去算命和看掌相了。我相信命运,却不想预知未来。

我喜欢听甜言蜜语,只怕算命先生说的都是难听的话。我相信命运自有安排,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在意料之外的,我喜欢在未可预知的时刻偶遇人生的荣美。

二〇〇〇年,人在意大利机场里,那是一段旅程的终结,只要搭上飞机,就要回到现实了。我从来不是巧克力迷。别的小孩都是偷吃糖果长大的,我却爱偷吃厨房里的盐。可是,在机场闲荡的时候,发现一种深蓝色的盒子、银色纸包装的巧克力,忽然很想吃。它的名字叫Baci,在意大利文是“吻”的意思。我爱它的盒子是一个星星闪烁的夜空,更爱它是包含榛子的黑巧克力。古老的传说,巧克力是助长情欲的春药,吃下巧克力,能够永生不老。它是生命,也是情欲的罪恶。只是,当时在机场里买巧克力的我,不过希望甜点能令我快乐。

我抱着那盒巧克力,吃了三分之一,才发现每颗巧克力里面,

原来都有一张箴语纸。没想到久违了幸福饼之后,我又偶遇了会算命的巧克力。

巧克力里的箴语,共有五种文字,包括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和德文。

那些箴语,与其说能够占卜未来,不如说是会读心更贴切一些。箴语不是出自潦倒的占卜师之手,而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政客、名人们的隽语:有英国作家王尔德、女诗人布朗宁、美国作家梭罗、诗人惠特曼……

作家通常也是很好的占卜师,他们读心的本领比三流的占卜师高强;当然,他们也和一流的占卜师一样,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相信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偶然的。当我坐在候机室里,读着一张一张关于爱情的箴语,我无法不惊讶于命运的巧合。那一刻,那些早已灰飞烟灭的魂魄骤然飘来,慰藉了我孤单的心灵。这些是我抽到的箴语:

Be Lovable If You Want To Be Loed.

To Love Is To Place Our Happiness In The Happiness Of Another.

The Only Cure Of Love Is,To Love Even More.

Whoever Loves...Believes In The Impossible.

We Are Incomplete Alone,That Is Why We Seek Another Kindred Spir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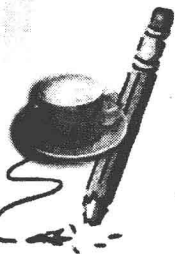
We Were Together,I Have Forgotten The Rest.

我们在一起,我忘记了其他一切。爱恋中的人,会相信那些不可能之事……因为巧克力的名字是“吻”,所有的箴语,几乎都是关于爱情的。

从意大利回来,我无法在任何一家超市找到这种巧克力,后

来才知道，一九二二年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城市Perugina生产的Baci,是所谓“机场巧克力”，在各地机场的免税店才可以买到。为了吃到它，每次离开香港的时候，我要在机场免税店买一盒，带着它游走异乡，再带着它回家。这使我不得不相信，在意大利机场的偶遇，并不是纯粹的巧合。

我从未了解命运的奥秘，心情好的日子，我会在口袋里放几颗Baci巧克力，跟朋友见面的时候，让他们随意抽一颗，看看自己今天有什么好事降临。所有的占卜，也许都不过是梦境、幻觉和自欺。然而，这些不正是人生所需要的东西吗？



一个人的月亮

几米的绘本，说是童话，我总觉得是给怀抱童心的成年人看的。

我最喜欢《向左走，向右走》这本书。

故事说的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一对男女，比邻而居，因为女的习惯出门便向左走，男的习惯出门便向右走，所以不曾相遇。终于有一天，他们遇上了，可是又错过了……

擦肩而过的故事，有点像小说《对倒》，一男一女先后走过同一条路，碰到相同的人，看到同样的风景。然而，《对倒》不是爱情故事，里面的一男一女相遇而没有相爱。《向左走，向右走》的一男一女，则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局。

几米笔下的城市，美得不似真实，不像台北，或许像欧洲和纽约；而其实，又何似在人间？在这样的城市里，也容不下忧伤，有的只是快乐、寂寞和甜美的孤单。

几米钟爱月亮，画过一本《月亮忘记了》。他彩笔下的月亮，珍贵好比《小王子》里的玫瑰，却又比玫瑰真挚、活泼而深情。

作家少有不在作品里提到月亮的。张爱玲的月亮荒凉，几米的月亮温暖。

二〇〇一年二月，我在台北敦化南路“诚品”书店地库，无意中发现有几米的商品发售。技师用电脑技术把书里的图画移植到画布上，配在木框里。于是，我们可以把几米故事里自己最喜欢的一幕挂在墙壁上常常回味。

我总共买了五张，卖画的女士送了我三个微笑的月亮，本来我还想一些印有图画玻璃杯和碟子，可是，因为买了太多书，我的行李已经肯定超重。第二天，我一个人抱着五张重甸甸的画上机。下机的时候，我拖着一箱子的书，把画分成两包，穿在两条手臂上，狼狈得很，却有一种满载而归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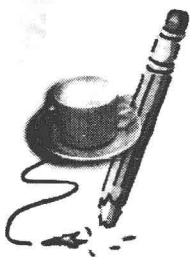
我喜欢《月亮忘记了》这一张，在停电的夜晚，男孩和月亮爬到屋顶，静静地俯视黑暗的城市。我觉得这张画是画给所有男人的。男人疲倦和伤心的时候，或许都会这样：背向着心爱的女人，面向自己的世界，沉思，或者哭泣。

我更喜欢女孩一个人向左走这一张。几米的故事里，女孩和男孩终于相逢相爱。然而，我看到这张画的时候，却想到年少时读的一篇课文，那是郁达夫写的《一个人在途上》。作家写的，是丧子之痛，哀悼早逝的儿子从今要一个人上路。

多少年了？这是我记忆最深的一篇课文。人生的本相，不正是如此孤单吗？

我曾经以为，一个人是寂寞的。今天才了悟，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风景。一个人在途上，便能够放下所有的牵挂与负担，怀抱着美好却又让人心碎的回忆，孤独的走我路。

我惦念相思的绝美，怀念每一个深情得让我痛哭流泪的拥抱。只是，爱得死去活来，到了最后，还是会去向孤单。



苦味的幸福

儿时,在我家里,吃苦瓜是一件很欢喜的事。只要那天晚饭有苦瓜,妈妈和爸爸两个人便会双眼放光,兴奋地吃得滋滋有味。

这苦瓜,好像比任何珍肴百味更让人垂涎,我却怎也不肯吃一口。这么苦的东西,哪里是人吃的?

我从来没想到,一直拒绝苦瓜的我,在长大后的某一天,竟也爱上了苦瓜的味道。

有人说,苦瓜又名“半生瓜”,当你爱上了苦瓜的味道,你也许已经不年轻了,至少也走了人生一半的路程。关于这一点,我是拒绝承认的。从许多年前开始,我忽然爱上了苦瓜的味道,那时我很年轻。我认识一些比我老的人,他们并不爱苦瓜。

苦瓜跟年纪无关,也许跟岁月有关。当你尝过了人生百味,苦瓜的苦,已经算不上苦了。

我爱吃清炒苦瓜、苦瓜牛肉、苦瓜炒蛋、豉汁生炒苦瓜、苦瓜焖螃蟹,还有台湾的苦瓜鸡汤和凉拌苦瓜。

我们在香港见到的苦瓜是绿色的,台湾的苦瓜是白玉苦瓜,肉质较厚,胖胖的一条,味道没绿色的那么苦。这种苦瓜,现在在香港也可以买到了。

苦瓜清肝明目,很适合用来消暑。试过有一天,我觉得很渴,喝了很多白开水也没用,突然想起冰箱里有两条白玉苦瓜,于是把苦瓜用来榨汁,一杯喝下去之后,果然不再觉得渴了。

苦瓜是寒凉之物,身体虚弱的人可不要学我,随便吃苦瓜。我是个早上吃西瓜、爱喝冰水,从没试过

吐血，也没试昏倒在地上，生性狂烈暴躁的人，很有资格吃苦瓜降温。

喜欢苦，却怕寒凉的，可以吃西方的苦菜。洋人没有苦瓜，只有Endive、Frisee和Arugula这些苦菜。我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在餐厅吃饭时最爱瞄瞄邻桌的本地人吃些什么，然后点他们吃的菜，通常不会错到哪里。一次，在一家小餐馆吃中饭时，看到四个貌似商家、穿戴很讲究的意大利人在吃同一种菜，很滋味的样子，我马上告诉侍者，我也要来一个。那一碟，原来便是焖煨菊苣(Chicory)，苦得来很美味。瑞士人也很爱吃菊苣，菊苣的纤维比较厚，要煮很久，一般是用牛油或白酒来焖。

Frisee的样子像生菜，我们在香港也常常吃到。Frisee很苦，通常会跟其他菜一起做成沙拉。

苦苣(Endive)每一棵像巴掌般大，荷兰人很爱吃。他们会用烤过鸡的汁来焖苦苣，然后伴着烤鸡一起吃。

Arugula是一种蒲公英的叶子，可以淋上橄榄油和意大利黑醋做沙拉，也可以拌烧牛肉一起吃。花蕊会随风飘散的蒲公英，叶子竟是苦的，也许是怀念不辞而别的花蕊吧。

西洋的苦菜，苦中有一点涩，不像我们的苦瓜，苦而后甘。

我们爱上苦味，是怀念苦中带甘的味道。茶是苦的，像普洱、像铁观音，但是苦中有甘，让人上瘾。苦和辣一样，是味觉的快感。我受不了辣，只能浅尝。吃辣，最美好的是吃的当儿，第二天，肚子和皮肤也许要受罪。可是，吃苦瓜，最美好的，是喉头里的回甘。苦是隽永的。

爱苦的，也可以喝苦酒，苦艾酒便很苦。这种酒是从一种名叫Artemisia absinthium的植物中萃取的，毒性很烈，有催情的效果，不能喝太多，否则会命丧黄泉。喝的时候，要加一点水和糖来减少苦味，听说能引发创作灵感。需要灵感，我不会喝。除了香槟之外，酒量浅的我，只觉得所有酒都是苦的，尤其苦的时候喝的酒。

人只能区分四种味：甜、咸、苦、酸。其他味道，只是这四种味道的综合。童年时，我爱甜和咸。年纪渐长，离甜渐远，对甜的东西已经不大感兴趣，反而倾向苦。在味觉的记忆里，苦比甜悠久。记得这首诗吗？是余光中的《白玉苦瓜》：

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
不产在仙山，产在人间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晒万睐巧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这首诗写的，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馆里的一件工艺品——白玉苦瓜。生命的苦瓜修成了艺术的正果，从此不朽。

爱别离苦，只是，我们从不介意用苦去交换快乐，然后苦之如饴。

所有的爱情，开始时都是甜的，后来却有各样的苦。然而，一生之中，至少该有一段苦恋，你才会成长。一天，你会怀念当时的苦，它会在岁月里沉淀成甘，那是青春的放浪，是我们最相信爱情的年纪。我一无所有，唯独可以为你受苦。